春秋通論

春秋通論卷十四

新安首源姚際恒

定公（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

凡新君踰年改元其始年為元年今定公六月方即位此猶是昭之三十三年而先稱元年者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此追書之法從權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凡新君踰年即位必于正月故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上年已即位則不書即位雖正月無事亦必書春

王正月所以重新君之元年也若其餘非新君元年則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矣其餘一春無事則書春王正月夏秋冬同今定公六月即位此猶同先君之年亦如非新君元年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三月有事始書春王三月葢元年猶可從權追稱說見上正月無事則不可書春王正月如新君元年然矣此自一定書法愚夫不解無故而忽然張皇倡為邪説謂之曰定無正一人倡之後之千萬人從而和之真不堪一笑也今世三傳本及時本皆以春王三月四字截斷作春王二字為一條而以三月連下事為一條尤惑人耳目殊可怪歎

晉人晉大夫也以大夫執大夫前此未有也執于京師以其時諸大夫城京師也京師即成周也此非歸于京師之謂左氏謂晉人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既添晉人執以歸歸字又以執于京師為歸于京師其誤謬如此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喪閱七月而始返亦足見季氏之不道也此以喪至之日為始死之日諸侯五日而殯自癸至戊為殯日古嗣君于奠殯之禮畢即于柩前即位為君至明年改元于朝正後復行即位之禮亦有柩前

即位明年改元不復再行即位之禮者葢以奠殯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也今定公亦然況在事勢更有不得不然者無可議也公穀謂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按檀弓孔子夢奠兩楹之間說者謂殷禮周則殯于西階之上如此說禮已屬可笑而胡氏者又引書顧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今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定公意如所立意如又何為制之使不以時定即此已見其妄按成王乙丑崩逆康王入翼室宅憂越三日丁卯又越七日癸

酉凡十日天子十日而殯與殯畢即于柩前即位今

公子宋自壞隤入即逆康王入之日也戊辰即位即

康王癸酉即位之日也與顧命之禮正合今乃以顧

命王崩始入之日誤認為新君即位之日如此不通

公然解經行世何哉因其言禮故及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自必季氏所為按煬公舊傳伯禽子考公之

弟廟毀已久不知何故而立其宮也左氏謂季平子

禱于煬公夫舉廟之主多矣未禱之前未知煬公之應禱也何獨于煬公而禱之耶萬孝恭氏謂煬公以弟繼兄亦如定公之繼昭公故立其宫以明舊制此說亦巧矣然所据者史記也史記孝公亦以弟繼兄者何獨立煬宫耶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隕霜殺菽災災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若書雉門兩觀竦若雉門之兩觀故書及不通之儒

從及字生論可恨

秋楚人伐吳

楚伐吳以來四年吳入郢之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既燬而復舊也按天子五門之說不見于正經

若臯門應門見于太王之詩雉門見于此則皆侯國

所應有者也兩觀者雉門外之兩觀即禮郊特牲所

謂臺門諸侯亦應有者也今燬而作之常事也妄夫

執常書不書之謬說謂雉門兩觀皆爲諸侯僭天子

春秋譏不當復若然豈宮闕有毀者皆不許其復耶且魯之雉門兩觀創始不知起于何時不譏創始而譏復舊斯已奇矣假如不災則聖人譏貶之意終無以見豈不幸乎其災者耶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即位朝晉也乃亦見拒蹈昭公之轍自此魯君亦不復如晉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快及黑肱來奔魯皆受之至是邾子新立來為此盟修好也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此劉子為楚納子朝合十八國諸侯之師以侵之也

劉子定敬王之難使復辟于成周故能合諸侯之師如此其盛亦可見人心之依周雖衰之甚至此猶一振也是年秋特書劉卷卒及葬劉文公可見矣左氏謂此會晉侯為之晉之合諸侯止于平丘是時晉失伯久且定公不强安能合十八國之師如此其盛哉不獨闇于經旨亦昧于事勢矣又謂蔡侯以裘馬故受拘于楚歸請師于晉亦非實不可信葢以下蔡滅沈之事而附會者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杜氏謂入楚境故曰侵

以沈人不會也然蔡為已甚故來楚人之圍

沈本屬楚使晉為主盟必不咎沈而伐之于此益見

為劉子之會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言諸侯以見劉子不與也劉子既不與則無主盟者

故書公及或因書公及遂謂公志後人又遂謂公求

為此盟並謬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此凡五遷六年卒為鄭所滅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鄉士不卒葬此卒葬者為三月為召陵之會今七月卒故特書之卒如諸侯書名然當書子爵今不書者以上見之也春秋豈有例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滅沈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說見前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蔡屈于力向久服楚令從中國被圍以晉方伐戎坐視不救知不足恃而通于吳以敗之蔡侯之能也吳稱子者文配蔡侯也楚稱人者以下囊瓦見之也若曰蔡侯以吳人又若曰及楚囊瓦戰文義皆不順矣故須知文義方可解經義

庚辰吳入郢

稱吳者配郢也入言邑不言國者郢乃楚都之邑若言楚則泛矣

左氏載申包胥乞秦師救及楚屢敗吳之事經皆不見未可信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必困飢而求賑于魯故歸粟于蔡魯之善政也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從越之本音也越乘吳在楚故尾其後而

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前同衛伐未得志故又圍之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許世讎令秉楚敗而晉伯衰因修舊怨以滅許許前避鄭凡五徙亦可矜矣乃卒滅而以其君歸不亦甚乎凡書滅者未全滅也故哀元年許復見經

二月公侵鄭

左氏謂鄭伐周邑晉使魯侵鄭按是時晉已失伯而魯亦以三年如晉不克之後亦不復如晉矣雖外事晉亦未必從晉使也李廉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報侵鄭也

左氏謂季桓子獻鄭俘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按斯何忌二人每相輔而行觀後圍鄆侵衛墮費皆可見左氏因二人遂揑造二事鑿也圍鄆等亦有二事乎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謂晉卿爭賄故執之然則列卿分晉之端見于此矣

冬城中城

防齊鄭之怨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前齊侯取鄆以居昭公鄆潰遂屬于齊今二卿圍之

欲取之齊也齊魯構兵又始于此

忌上脫何字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為魯伐齊以其圍郕亦憾魯故為此盟兩君特相盟始叛晉見其時之無伯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鄭為盟徵會于衛不至使北宮結往謝而齊遂執

之以侵衛衛亦服焉乃重與盟按齊景公欲復圖伯

以致鄭衛然不度德量力自是伐魯圖晋適以啓禍

爾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晋與鄭盟故報去年圍鄆且爲鄭報公之侵

九月大雩

一秋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再侵連月侵齊已甚也

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晋師于瓦

晉救不及故不書救書晉師則見其救矣此書法之
妙也若書公會晉其安見其有師既不見其有師安
見其來救乎豈儒安足與語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二國皆叛晉而從齊故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為晉討衛

二國不懼晉魯盖堅事齊之盟

從祀先公

未詳左氏及杜氏以從作順觧謂正僖閔二公之位其非有三文公時躋僖公而降閔公經明言躋僖公今降僖公而升閔公獨不可明言閔公乎何為泛言先公一也又當或言升或言後乃曰從祀其義不明二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閔僖親盡已祧不應于此復升降之三也若胡氏引馮山之說謂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其非亦有三較左氏尤劣果若為昭公直

當稱我昭公不當泛稱先公一也如其說以從作去聲則從祀云者乃人臣配饗之謂君公入廟不可言從祀二也經已書葬我君昭公則後此入廟之禮自具如葬公皆不書也何獨此書之且安有定公立八年之久而尚無禰廟者若謂制于意如意如即不臣亦不敢仇已死之君至于如是且意如五年卒今九年矣何遲至是乎必不然也三也

若左氏謂陽虎謀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尤不可信虎欲謀去三桓密事也乃為之順祀先公而祈焉彰彰如是則三桓豈不知之而虎尚能行其謀乎

盜竊寶玉大弓

据左氏稱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若此則是明刼其物不當曰竊矣且下得寶玉大弓左氏謂陽虎歸何為自竊自歸于情理亦不合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衛自盟沙以來衛為晉伐故衛深結齊以防之所以師次于五氏也左氏謂謀伐晉恐未然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郝仲輿曰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讎齊非魯之利也齊毆魯使附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則晉不得間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會仲尼為輔行

其非失計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何哉此說得
情理若左氏載萊人刼魯事皆附會以誇孔子不可
信前人已多辯之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而終不能得衛之從晉勢之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孔子相魯適值齊魯交平且歸田服義不可謂非聖
人過化存神之妙左氏所載孔子使茲無還刼反汶
陽之田事以匹夫之勇誣聖人則決不可信而豎儒

且以為夫子自序其續更不值一哂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據左氏謂侯犯為郈宰以叛故二卿兩圍之其書圍不書郈叛與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同說見彼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合後數條觀之大抵宋景公寵任向魋以致二弟二大夫皆出奔以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相會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弟尊故先書臣卑故後書其間自當用暨字或因

暨字解為辰脅彄及彄脅辰皆謬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及即暨樂大心不書以叛蒙上也不獨一字不肯多

設而書法亦如截鐵四人皆叛其不臣可見亦宋公有以致之與蕭宋邑若宣十八年楚子滅蕭則國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謂始叛晉平齊之日已始叛晉矣豈至此時乎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叔孫邑郈季孫邑費孟孫邑成三家各植私邑皆高

城深池本以此自固而欲拒公室孰知其衰也家臣即以是拒三家天道之好還如此隳墮毁也毁敗其城池使不得自固葢不得已之計也左氏謂侯犯奔齊使果奔齊州仇何為帥師以墮之乎餘說見下

衛公孟𩊚帥師伐曹

衛伐曹以其不叛晉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春秋孔子所修也論語孔子所作也此等事當參觀始得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孔子之不罪弗擾可知矣葢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墮費之

議實由于叔孫季孫非孔子與子路之為此謀也弗擾以費叛而孔子欲往孔子豈反謀墮費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孫仲孫墮郈費叛而季孫仲孫墮費皆帥師以往憤疾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其墮之之意則將以為家臣無所恃以復叛而我以安然亦二氏据已意妄為之耳惟孟氏之邑則異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墮但二氏以已邑既墮亦欲墮孟氏之邑乃强公使圍之覘此公之闇也于是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墮然魯不墮成魯亦安焉未見墮之為利而不墮之為害也夫

行一事若行之而未見其利不行而未見其害聖賢猶不為之况乎墮費之于魯無利而有害也何則三都皆在魯之境内達于四門國之有城郭所以保民也今若毀其城壞其郛將何以特是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實亦我魯之保障也左氏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不惟成不可墮即郈費亦不可墮乃皆欲墮之不亦策之至下哉人臣之忠與不忠不係乎其邑之建與否也私邑食邑也大夫應得故三家之專魯非由此三都也由其人之行私罔上不守臣節也使聖賢于魯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原之計次

第設施豈在于紛紛毀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嘗試于叛人哉（左氏謂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惜其在位未久而遂去耳即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之事觀之則郈費雖墮了不相關亦可見其一班矣左氏浮夸欲張皇聖賢行事而適以狹小其規模誣罔其行事後人猶遵而盛稱之不亦寡識之甚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魯睦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說見上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防魯也
夏築湖囿
作無益且不時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再伐

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有六卿推韓趙魏最盛趙鞅其一也乃以事出奔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非叛乎故經如此書左氏謂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若然是逼之使叛也恐未然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人與鞅入同叛同然而不同也荀士六卿之二趙鞅內藉韓魏外據要津故可入可歸終分晉國荀士

二家則自此亡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為之援也故其出歸自由一如無人之境自此

三家分晉之勢成矣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

春衛公孫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左氏謂二人皆以夫人南子出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本楚屬國以定四年與召陵之會故楚深憾要陳共滅之然召陵之會陳亦與焉今與之共滅頓其必先歸楚矣

夏衛北宮結來奔

繼公叔戍而來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初甚强會晉入楚然每受制于越葢以吳出而越必尾其後也其後哀十三年越卒入吳而吳亡矣左氏于此謂三年夫差報越敗越于夫椒勾踐棲于會稽之上若果有之經于此年越敗吳書前五年及後

哀十三年越入吳皆書何以吳敗越越獨不書耶左氏乃謂不告何以頻年越敗吳告而吳敗越獨不告耶葢由左氏好為復讎之說故附會此一番勝敗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衛前受晉圍近有內難深懼晉討故魯齊與為此會左氏謂晉人會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救范中行又帥狄師襲晉皆經文所無不可信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有公子辰之難謀之齊也左氏亦謂救范中行宋

方多難豈暇救他人乎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南子譖世子有之世子必無欲殺母之事前人已多

辨左氏之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三人皆入蕭以叛者其謀不遂必與三人不合

是以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比蒲近邾畏魯故來會

城莒父近霄

無冬閞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以來會未成禮故特來朝

鼷鼠入郊牛牛死改卜牲

上牛字下疑脫角字然哀元年亦無角字或本無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去年共陳滅頓今又滅胡以頓胡二子皆與四年

召陵之會也劉子害之矣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滅許兹又乗宋亂伐宋益以晉楚失伯久無晉楚之侵而自強也自是鄭宋搆兵無已矣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明年秋齊侯衛侯伐晉此次為謀伐晉也左氏于九年齊衛次于五氏謂謀伐晉此則太遠令近何以反

不言謀伐晉而言謀伐宋乎鄭此時亦從齊安有齊救宋以讐鄭之理況乎齊衛結好如此齊尚不救衛為晉伐而救宋哉

邾子來奔喪

終經言奔喪惟此諸侯奔諸侯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是時定公薨方二月哀公未即位于未為君則母不稱夫人此孔子取義之毫忽不與者若成風敬嬴其子已為君則稱夫人矣說者于成風謂以妾亂嫡之始孰知此處有妾不亂嫡

之條乎此條妾不亂嫡則成風之非妾亂嫡審矣豈儒無知輒敢妄言如此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諸侯葬為雨止禮也說詳宣八年葬敬嬴下

辛巳葬定姒

生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以哀公未為君也定姒距定公薨兩月定公五月而葬定姒四月而葬則與禮曾子問葬先輕而後重之說不合豈儒反引之以證

此眞不識字者耶

按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疑是十月經闕之耳

又襄四年葬襄公母定姒此稱定姒是也襄公母何以稱定姒未詳

春秋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恒

哀公定公子母定姒定公妾在位二十七年十四年春經終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怨也楚滅頓滅胡今又乘勢合三與國以圍蔡然蔡侯當日所以者吳子也今畏吳而卒不敢報之不亦可恥與

隨自僖二十年楚人伐之今再見許定六年為鄭所

威今復見者未全滅也楚復之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此祈穀之郊當在三月建寅今在四月建卯若在上

辛則正合矣邪說紛紛俱無取

秋齊侯衛侯伐晉

去年冬齊衛次于蘧篨至是始伐晉見晉之衰而伯

亾矣王道亾而伯業興伯業亾而春秋亦絕筆焉故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十五年來朝定公薨來奔喪其事魯可謂至矣何忌乃伐之明年且三卿並伐而取其田三家之不道如此

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益漷西田也至是併漷東取之則盡漷田皆為我有矣又併取沂西田三家之貪得又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共取邾田則三家共分之矣乃叔仲二氏盟而季氏獨不盟見季氏之尤驕而先歸不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靈公卒蒯聵前奔宋今趙鞅納之者必又奔晉求納也而晉亦怨衛前之伐故假是以納焉戚衛邑衛人已立其子輒因而拒之故聵不得入國居于戚也聵書世子應得也孔子之意初不在乎此春秋紀事之書也論語偶論其事也孔子之意見于論語豈在此紀事之稱

謂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前齊侯衛侯鄭游吉雖會安甫然齊衛共伐晉鄭則未敢也玆鄭乃獨伐晉不量己力宜乎其敗也左氏謂齊人輸范中行粟于朝歌鄭人送之故趙鞅禦之夫晉果有粟輸范中行何不遣兵徑致乃必使鄭乎且鄭亦未必為齊用命也謝氏謂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亦迂曲按鄭近滅許伐衛今又伐晉非復昔日之鄭也而說者猶執昔日之晉鄭為說故

多此紛紛擬度耳

冬十月葬衛靈公

國亂故緩

十有一年朔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本楚屬國為吳所滅為邑蔡恃吳以抗楚故自

遷之誅公子駟之主不遷者左氏謂吳以師逼之故

使遷恐非實思爾則臣民皆屈于不得已而無主不

遷之議者矣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使石曼姑拒父圍戚而要齊師以助之齊舊為伯國大于衛故序衛上戚不言衛蒙上也凡經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豈在序齊于衛上以見罪齊之黨惡沒衛之名以見罪輒之拒父哉甚矣夏虫之不可語氷也若謂子蒯聵當得國正當書戚繫衛乃反不繫衛邪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是時桓僖兩宮災書之因以見桓僖兩宮猶存則知諸侯五廟亦漢儒之說非果當時之禮如此也夫五廟則二昭二穆桓僖至哀公親盡久祧安得仍有此

西宮乎或者猶不信則其與其信漢儒之言曷若信孔子之言乎宋孫劉之徒皆據漢儒之說反罪魯之不當猶存西宮歸其罪于三家可笑也夫以西宮災故書非以存西宮為非禮而書也使其不災春秋安所用其書罪之筆乎又趙鵬飛氏謂宜毀而不毀故天譴以災若是則諸侯五廟之制天定之耶更可笑也公羊又謂此皆毀廟其言災何復立也誤認毀為折毀之毀更不足道矣胡氏又因此發其議論闢祖功宗德之非謂子孫奚問祖宗功德之有無又誤認桓僖西宮之存魯人以為不祧之廟者尤屬謬妄且

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不祧之廟歷代有之豈始于魯
而罪之乎或又謂此遷廟也所謂毀者原别置主遷
廟然遷廟惟一廟而已若羣公之廟皆有廟又何祧毀
之云哉春秋一經即此條觀之其為歷朝無識之徒
亂道如此經要得不亡偶志于此以例其餘焉
前從祀先公左氏以從為順則謂正閔僖之位予不取
之于此益見其不然矣何則若順祀當由桓而閔由
閔而僖今書桓宫僖宫災則火先從桓宫而及僖宫
其未嘗順祀明矣故經之書躋僖公實可信而傳之
解從祀為正閔僖之位實不可信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城近敵故二子帥師

宋樂髡帥師伐曹

報定十一年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之怨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蔡侯前殺公子今放公孫速其戕身之禍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取邾田三家共分之而季氏强必多得今二人乘
季孫斯之死乃重伐邾思更得其田則二人得以專
之矣其背盟而貪得如此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殺公殺作弑疑是

蔡侯以遷州来而不得臣民之心至是被弑公孫辰

出奔吳則必與聞其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其時無伯故宋人得執小邾子

及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亦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執楚之所欲得者而歸之其懼楚深矣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殷作都于亳是其社也説者謂武王使諸侯各立之

以示戒故魯有亳社社有屋今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討其執小邾子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蒯聵之未入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無嫡子多庶子公愛子荼立之以屬國夏高張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經不書閏月以閏月之事歸本月也如閏正月即書正月此書閏月者從古喪不數閏今冬閏即使是十二月去卒期亦止四月齊以國內亂欲速其葬故連閏月數即使是十二月除去閏月亦止三月矣大非禮也故特書亦取義之類也

六年

春城邾瑕

逼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伐鮮虞凡五矣未有所以得之也適足見晉之衰

而鮮虞之能負固也

吳伐陳

伐楚與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二子受命立荼陳乞欲立荼之庶兄陽生二

子被逐奔魯

叔還會吳于柤

吳伐陳還至柤叔還往會之懼吳以結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上書陽生入齊下書陳乞弒荼以見陽生之入由陳乞也又以見陳乞之弒君陽生亦有罪也經文自明

不必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終不忘邾如此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樂髠伐之今向巢又伐之為宋公入曹起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定十五年罕逆之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伐衛今又侵之

夏公會吴于鄫

會之而遂以名伐哀公之失策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前曾鄉屢伐邾至是公伐入邾以邾子益来為後齊

伐魯歸邾子起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曹相讎久矣鄭救之者欲報宋皇瑗之師而以救

曹爲名也故早無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雖不書滅然曹自此亡矣

吳伐我

以前伐我經止書四鄙從無書伐我之文至此將絕筆而乃書吳伐我及下齊伐我亦變文也言伐其鄙則止于其鄙而已言伐我則入其國都亦在是矣可見謂定哀多微辭其說妄也或以不言四鄙爲諱乃是反說又左氏謂造門請盟有無未可知亦不可据

以爲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人爲邾來伐取魯二邑

歸邾子益于邾

齊脅魯歸邾子公之自取愧辱也謂定哀多微辭豈

非妄說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齊取二邑之時必以是爲脅歸邾子之說至是邾子

歸國齊歸二邑爲左氏謂季氏嬖故非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以啟釁端自是宋屢報鄭七年皇瑗侵鄭是年併取鄭師秋宋公親伐鄭十年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戌伐鄭迨十三年鄭人亦取宋師二國循環覆師以相讎報殃民毒衆亦何爲哉不能不咎罕達之爲戎首矣

左氏于前皇瑗侵鄭曰鄭叛晉己屬混矣于此曰鄭

罕達為嬖臣許瑕求邑取宋邑而宋取鄭師豈有大夫因家臣求邑而興師取隣國之邑者事情迂折不可信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今陳即吳故楚又伐之

秋宋公伐鄭

杜氏云報雍丘非也雍丘之役已取鄭師矣何云報乎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前為魯執今既歸而復来奔者必吳與齊爭邾以相構怨邾無所容而復来奔并左氏謂齊甥故遂奔齊若是何不徑奔齊而必先奔魯以奔齊耶且經無奔齊之文也

公會吳伐齊

去年吳與齊皆来伐我今乃會吳以伐齊不獨借蠻國以伐姻國之非且何其報施之不類耶其伐齊者必以邾子之故然不能考其詳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侯之卒未必于軍左氏且謂被弒尤不可信且言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尤誕

夏宋人伐鄭

前既取其師今又伐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必無五月公至自伐齊而即于是月會葬于齊者故

書葬以會葬之說必不可信

衛公孫彄自齊歸于衛

彄以定十四年奔鄭今書自齊則又嘗奔齊矣彄為蒯聵之黨今歸于衛為蒯聵歸之由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陳屬吳故楚人伐之而吳救之左氏謂季札救陳蓋附會為說以救為善事故歸之札耳孰知吳本私陳而雖楚兵救也豈為公乎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去年會吳之伐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為吳楚交爭而國卿又出奔不可以為國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再會吳伐齊見哀公之長寇讎而伐姻親不仁之甚矣吳由此憑陵中夏魯為之也雖勝齊何益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凡大夫出奔固必有故左氏喜談女德如此類者甚多不可盡信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宣公初稅畝田有稅矣成公作丘甲丘出甲矣丘甲即丘賦也今于田稅丘甲之外又令田出賦則一田而兼稅賦是田稅又加田賦也丘賦又有田賦也民將奚堪哀公者較之宣公成公而尤甚焉矣說者謂定哀多微辭豈其然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所稱吴孟子是也左氏謂死不赴故不稱夫人然于哀公為叔毋哀公亦薄矣哉

公會吴于橐皐

公娼吴故屢會之且欲為之致諸侯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公又會衛宋欲致之以從吴也然衛侯來而宋公不親至見諸侯之心卒不服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四伐鄭矣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邱之師也春秋書取師者鮮惟後乃書宋鄭交相取師則將為戰國殺人盈城盈野之漸與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自晉失伯後魯欲尊吳為伯然僅能致晉即宋衛亦不至則吳亦安能為伯哉

此條先書晉常也非不與夷狄主中國之說也書吳

子文配晉侯亦常也非進吳之說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乘吳會黃池又為越所入故又伐陳以吳不能救也自是陳危矣

於越入吳

柏舉之役於越入吳吳亦可以知儆戒矣乃復侈然為黃池之會而越又入焉吳之恃勇寡謀所以卒至于滅亡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踵七年之侵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星旦見故曰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年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此與書宋六鷁退飛書鸜鵒來巢同皆記異也然

麟爲不恒有之物祥獸也今爲狩獲以死則祥而灾
矣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茲有感
于麟之獲也故修春秋至此亦遂輟筆焉耳

春秋無例詳考

新安首源姚際恒

無隱無正之例

隱公自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後無正月之事故不書正月謂隱十年無正將孫乎桓謬妄之説也將孫乎桓何以無正月乎既將孫乎桓無正月尤宜自元年起何以元年有正月乎若以其將孫不言正月則雖正月有事亦將削之乎若是何以為史此編特論無例但以其言例者統辨之不分出三傳及胡氏覧者自查之後放此又公穀及胡氏通論中本不辨茲辨之者以其言例也

無桓無王之例

桓元年二年及十年十八年皆書春王正月餘皆書春正

正月蓋春正月者舊史也于春下加王字者孔子之取

義也（詳隱元年）其中無王字偶遺而未加耳若謂貶桓為弒

君故不書王則終桓之世皆當不書元年尤不宜書何

以元年書又二年十年十八年亦書乎其為仍舊史而

未加明矣且此後宣公亦預弒者何以皆書乎以此為

說何異童稚乃于二年及諸年之書王者無以處之又

別造種種邪說更不足辨不勝辨矣

無定元年無正之例

凡新君踰年即位必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上年即位

則雖正月無事亦必書春王正月以繫之平常之年一春無事始書

春王正月若二三月有事則不書也今定公六月始即位其稱元年益追稱之實則猶是先君之年也故不書春王正月迨三月有事始書春王三月一如平常之年焉豈儒生性不靈胃昧妄生邪說可笑也今見三傳舊本亦依其言皆于春王三月四字截春王二字為一條三月及下事為一條又可駭也

無王稱天不稱天之例

舊史稱王孔子加天字于上所以尊王為取義之大者也其無天字者乃仍舊史偶遺也亦如春王正月失王

字之義耳終桓之世周來聘者三求車者一皆稱天王

惟莊元年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如以爲桓弒君其

薨後錫命貶王不稱天然則桓生存之時王下聘諸事

何以反不貶王而稱天乎又文五年夫人風氏薨王使

人歸含且賵及會葬亦皆稱王無天字乃又謂天子歸

含賵于諸侯之妾故削天字然則惠公之仲子亦妾也

王來歸賵稱天何也且經于他處王不稱天者亦有矣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又公朝于王所皆不

稱天也

十二公無書即位不書即位之例

十二公惟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按公薨嗣君于殯奠畢即于柩前即位為君至明年改元復于正月元日行即位禮倣堯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義故書即位也亦有殯奠畢即于柩前行即位禮謂之即位于先君之年故明年正月不復行即位禮者如是則亦不書矣此隱莊閔僖四公之所以不書即位也今說者謂隱不書即位攝也隱實繼立為君非攝也書元年書正月生稱公死稱薨一一與他公同何獨謂之攝乎謂莊不書即位為文姜出故按下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文姜自上年夏公之喪至自齊時文姜已歸矣至三月又書

夫人孫齊可見乃謂文姜出豈非夢語耶謂閔不書即位為亂然宣公亦亂何以書即位乎謂僖不書即位為公出故公實未嘗出也即據左氏謂公上年八月出即歸矣何以次年不行即位禮乎又或謂凡繼弑君不言即位隱非繼弑君也又或謂四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尤謬上不請命十二公皆然何獨四公若夫桓宣之弑君而書即位定之為強臣所立而書即位豈內有所承者哉

無日不日之例

凡不日除本不必日之外其餘皆闕也

日食日不日　日食必于日月交會之辰故在朔日是以桓三年書壬辰朔也（舉其事之在前者以例其餘後放此）詩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也若隱三年書己巳則失朔字也桓十七年書朔則失日也莊十八年書三月則併失日與朔字也乃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無晦日日食者謂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無二日日食者謂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夜統于日焉有不言日與朔乎（尤鑿）

內大夫卒日不食日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或謂公不與小斂或謂遠或謂惡胡氏亦能辨之不傷贅乃其自謂恩數有厚薄則仍襲不與小斂之說可笑也前

人辨之云宣公以後與文公以前年數略同而日卒之數近倍然則何以于前者皆恩薄而後者皆恩厚乎亦確論也

諸侯卒日不日　隱三年庚辰宋公和卒謂諸侯日卒正也若隱七年滕侯卒不日安見滕侯之非正乎且有不月者是併失其月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謂諸侯時卒惡之也夫蔡侯有何可惡豈以其從楚乎然則當時鄭陳諸國之從楚者多矣何以其卒皆書日乎

諸侯葬日不日　諸侯之葬雖亦有當時過時不及時之不同然或以日不日爲當時過時不及時之例似可

乃當時過時不及時者皆有日不日則其不可為例明矣于此而又分例焉其妄何足辨哉

盟日不日　日者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謂書日嚴之也若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不知何以嚴之乎又僖九年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或謂危之或謂美之將奚從不日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謂不日其盟渝也則全經所書盟其渝者十之九何以皆日乎且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又謂不日信之也將奚從

外盟日不日　隱八年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謂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不知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宋宿三國也參盟實始于此並未嘗謹而日之也

入日不日　隱十年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謂日入惡入者也若僖二十工年鄭人入滑不日獨不惡入乎

取日不日　隱十年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因取二邑故分別日之若曰取郜取防則不知為同日事異日事也乃謂取二邑故謹而日之豈非夢語乎

伐日不日　伐不言日者以但知往伐而不知戰于何日且不勝紀也若書戰則必有日矣以其有勝敗故言戰莊二十

八年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戰以是日伐即以是日戰也夫伐我則當與戰矣遲速因乎其時耳乃謂日者深疾衛之是日與戰若然則當束手受其縛乎

弑未成君日不日　文十八年子卒不日謂不日不忍言也若莊三十二年己未子般卒獨忍言乎

無來朝時與月之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謂朝時此月者以桓弑君故謹而書之也若成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成定非弑君者何為亦月乎

無諸侯名不名之例

諸侯生名不名　諸侯不生名是矣然而孔子亦未嘗自定為例也何以見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非生名乎益以其國小而遠又其後之卒無由以知故于此名之也或謂賤之聖人豈貴大賤小乎或謂失國之君若失國當書來奔不當書來朝矣或謂以桓公故貶而書名去年冬紀侯來朝何以不書名乎然此猶小國也雖大國亦有之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般殺之于申楚子非生名乎或謂以其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然則諸侯不生名之例無可知矣不然當

曰賢諸侯不生名乃可何為不然也楚子名說詳文下

諸侯失國名不名　諸侯失國固多名者然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八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之類皆不名其無失國名之例可知矣或謂聖人與紀侯不爭而去然則譚弦皆不爭耶且安見他國名者之爭耶

諸侯出奔名不名　桓十五年衛侯朔出奔齊此名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此不名也無例也

諸侯歸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此不名也無例也

執而歸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此不名也無例也

以諸侯歸名不名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謂夔子以無罪見討然則蔡侯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皆有罪耶

無諸侯滅同姓而名之例

謂諸侯滅同姓名者祇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而云不知此燬字蓋因下衛侯燬卒而誤迎上也不知其誤遂妄論也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虢虞晉之同姓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紀齊之同姓也何以皆不

名乎

無諸侯卒名不名之例

諸侯卒名其不名者闕也

隱七年滕侯卒謂不書名未同盟也按同盟卒而不名者甚多即以隱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未與同盟何為名乎又以宿男卒言之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同盟矣何為不名乎若以為小國不名如薛杞滕小國也薛伯卒杞子卒滕子卒此不名也薛伯穀卒杞伯匄卒滕子原卒此名也則無小國不名之例也若秦大國也亦不名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皆書秦伯卒則以其荒遠而

闕之可知也

無魯會書葬魯不會不書葬之例

說者謂外諸侯葬因魯往會而書謬也凡魯往會葬則必書其人　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昭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昭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昭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昭十二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則凡不書其至其國但書葬其國某公者皆無人往會葬可知矣不然何以有書者餘皆不書乎且若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豈有二月方與衛戰而

三月往會葬乎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又豈有方伐之歸即使人往會葬乎又若昭八年葬陳哀公是時陳已滅矣豈猶循諸侯會葬之禮乎尤可證其不然也又魯有來會葬者襄三十一年書滕子來會葬其不書者亦可知他國無人來會葬也

無書外災為魯弔之例

說者謂書外災為魯往弔昭九年陳災于時陳已為楚滅何弔焉

無諸侯書葬不書葬之例

諸侯卒葬常也惟吳楚之君不書葬以其為蠻國而外之也其餘書卒不書葬者闕也

僖九年宋公御説卒不書葬謂未葬而襄公會諸侯為襄公諱也若成三年宋公衛侯伐鄭皆未葬何以書葬不為之諱乎且經為内諱有之未有為外諱者也　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不書葬謂失民也然則凡諸侯書葬者皆得民乎　宣九年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謂魯不往會于二國皆有故若衛宣公齊悼公方伐其國垷何以往會而書葬乎　君遇弑多不書葬亂而不得其實非賊不討不書葬之謂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文十四年齊侯潘卒皆不書葬謂討其賊而不葬若蔡景公許悼公何以皆書葬乎　下別　凡他若隱七年滕

侯卒八年宿男卒桓十二年陳侯躍卒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之類皆不書葬無以言之則概曰怠于禮弱其君夫怠于禮弱其君謂小國也何以小國多有葬者大國亦有不葬者乎以是責魯君寃矣何其荒唐謬悠之甚乎

無君弒賊未討不書葬之例

謂君弒賊未討不書葬者徒以魯隱閔二公不書葬故爲此邪説耳不知隱閔不書弒故以不書葬見之此春秋之取義也若外諸侯知其葬則書不知其葬則不書安問見弒者賊討乎未討乎而以是爲例也若襄三十

年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十月葬蔡景公無以言之乃謂君子辭也又謂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其臨塞不通豈非遁辭之窮乎昭十九年五月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無以言之謂不成乎弒赦止之罪也又謂不使止為弒父也尤可恨若然亂臣賊子樂得而弒君父矣何懼乎以此例說春秋萬世之罪人也

無王不書葬之例

王不書葬亦闕也

謂王不書葬者謬也諸侯尚書葬豈不王反不書葬乎因謂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書從而為之辭益謬也

如我有往則文十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必書之其他雖書葬而不書其往其不往可知矣又有謂凡書葬王者皆公親往尤謬大夫往諸侯且書往王且書況公乎不必辨矣

無予奪諸侯爵號之例

春秋杞滕薛皆侯爵也經于杞或稱伯或稱子于滕或稱子于薛或稱伯皆降也其故何也杞滕薛皆小國其朝覲貢賦力不能備禮故願降畀以從事其來赴以是書則史亦以是書之孔子不復有所更易也其謂孔子有所進退予奪者邪說也不然何獨于數小國而屢易

之乎乃其于大國或稱爵或稱人則又以為進退予奪在是尤謬人者通上下之稱稱人則或有君或有大夫不可一槩而論各因其事也于此不勝辨各詳文下及後係若吳楚之君本為蠻國故恒抑之如楚先稱楚又其先稱荆從其舊號與稱楚同後稱楚人後稱楚子亦非是進退蓋其初抑之其後與中國會盟征伐日益盛大不可復抑且便文也詳文下然其後稱楚子亦稱楚人原未嘗一其稱也吳亦同

無盟與同盟之例

盟與同盟一也春秋以前皆書盟自莊十六年始書同

盟于幽𡋯從赴文也齊桓始伯爲此今大之詞也其謂同外楚同尊周並謬又謂志同欲所以與桓又謂小國願與之盟非出于𫝊强故曰同盟然則僖二年盟于黄非同欲而願與之盟乎何爲不稱同以與桓也又癸卯之盟謂美之大者又何不稱同以與桓乎迨後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鄭尋從楚伐宋又謂書同盟以見其既同而又叛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又謂晉侯受賂故特書曰同若然則渝盟也受賂也皆書同是書同者又以其不同也豈非反覆其說之小人乎

無圍與同圍之例

同圍猶共圍也圍與同圍一也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遂謂諸侯共疾齊同心而圍之謬也夫疾齊者以齊之伐魯耳魯疾而他諸侯不甚疾也况有邾莒在邾莒者黨齊而伐魯者數矣今廹于晉命不得已而圍齊又豈同心者哉大抵造謬例者已既不鮮經亦欺人不鮮經也

無歸與復歸之例

書歸與復歸同謂歸者出入無惡桓十三年突歸于衛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哀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其歸豈皆無惡耶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僖二十八年衛侯

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臣同辭君歸則臣出君出則臣歸臣之罪大矣其復歸豈皆無惡耶

無入與復入之例

書入與復入同謂入者出入惡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其入豈皆惡耶謂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其復入惡矣其出豈無惡耶

又謂宋魚石晉欒盈稱復入者去國三年位已絕也鄭

良霄稱入者位未絶也亦謬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國之謂當出奔時而位已絶矣豈待三年而後絶哉

無入與歸之例

書入與歸亦無例謂入難詞歸易詞非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無國人拒之也何難之有僖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前出奔得歸茲又為晉所執以歸其歸亦良難矣何易之有

無公會與公及之例

會者與其人相見也及者與也會與及字義本不同而經立言之義初無大異謂及為内為主會為外為主謬

也謂及為內為主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說者謂公求好于邾按蔑魯地乃邾儀父來要盟而我與之盟且邾為近魯小國公立而何必求好之又七年公伐邾矣尤可見前盟之非公君欲也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按許為鄭之隣國故全經鄭多伐許後卒滅之許與魯遠不相涉故公會鄭伯鄭志也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亦鄭志也何所見會鄭之為鄭志而入許之為公志乎謂會為外為主者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讙以親逆也非內為主乎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此公欲會而衛侯避之非內為主乎按此則

及及多外為主會及多內為主矣然讀經者得其意焉可也亦不可必定為例耳乃強造謬例者適相反焉豈不可笑之甚乎

無及與曁之例

及即曁謂及為我欲之曁為不得已謬也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與仲佗石彄前奔書曁後叛書及叛既為其所欲則奔亦非不得已也奔若不得已則叛豈其所欲乎

無公及與及之例

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

也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薛人鄫人盟于蜀何以皆書公乎

無公會與會之例

書公會與會一也（其中書會或為大夫者有之）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謂公首叛盟故諱不稱公魯公之叛盟者多矣即以隱公言之盟邾伐邾盟宋伐宋何以皆書公乎若以其為首叛盟也桓十二年秋七月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邱十二月及鄭師伐宋首叛盟也何為亦書公

乎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謂與王子虎（非王子虎辨見本文）盟上替下陵故諱書公若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均此王人也何以書公乎　僖二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謂不書公諱與楚會盟之始然此猶諸侯修好也若成三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諸侯推楚為主盟棄晉從之其事尤大何以書公乎且盟于齊皆諸國大夫不書公當亦大夫也

無書公至與不書公至之例

國君出必書出則其反也亦必書至史之體然也若近則不書或有遠而不書者遺之也無例

既以書至不書至為例又于書至例中復造謬例焉謂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謂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謂或著其黨惡附奸之罪嗟乎一書至耳不勝其哓哓如此皆賊經之尤也

無内書戰為敗之例

造謬例者謂内不書敗言戰乃敗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嘗書敗乎

無稱爵稱人之例

人者通上下之稱君卿士庶皆該之辨稱人則稱爵自明故不及稱爵

不得其實稱人　如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或謂討賊之辭或謂衆辭並謬若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豈亦討賊耶亦衆辭耶又襄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諸大夫有名有不名此可見矣

有君有大夫通稱人　如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伐衛大事必無魯公親往而四國皆微者之理是必有大夫因大夫稱人君亦以人稱耳又莊十三

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桓主盟四國敢皆以微者往哉此類甚多不殫述也

從略稱人　如莊十五年鄭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此類大抵皆諸侯而稱人者從略也若以為有故稱人諸傳極喜附會何以不一言之耶又如襄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使十二國皆書大夫名則不勝其累墜矣況小國大夫實有不知其名者乎或謂亢之或謂貶之或謂善之並謬

一事再見稱人　如桓十年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以上已稱爵此再見故稱人也或謂奪爵或又謂此為大夫並謬

稱人非貶　如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謂是齊侯宋公人諸侯所以人公逆王命也謬若果以其逆王命他諸侯稱人何不去公如其所謂止言會之例乎人諸侯以人公孔子豈如是鉤深致微之甚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謂是宋公邾子稱人者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者自北杏始故四國稱人夫諸侯主

會盟者齊桓也不貶齊桓而貶四國何耶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謂齊侯稱人譏其伐戎不惟伐戎無可譏之理而下書齊侯來獻戎捷又書齊侯者豈譏其伐而予其獻捷耶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謂稱人為貶若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稱師非褒非貶也何以不稱人貶之乎若是年晉人敗狄于箕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伐狄而非同狄伐中國也何以皆稱人乎　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子伐鄭均一楚也均一伐鄭也均在宣公之世也稱子稱人如是之交錯相間者何耶豈倏而褒

係而貶耶則謂稱人為貶者可不辨而自明矣

稱人非善　閔元年齊人救邢救本善事可見稱人非貶也乃諸傳又皆謂善之則與其稱人為貶之說正相反矣可笑哉

稱人非將卑師少　于稱人者不得其貶之之說又不得其善之之說則又曰將卑師少謬如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豈九年宋人圍滕凡圍豈師少所能乎師衆豈將卑可統乎即豎儒亦知辨之矣

無稱師之例

師本訓衆但經所稱師不必定以其衆也或不得其君

與大夫則稱師春秋諸侯以戰伐為事凡出軍未有不衆者必謂師衆始稱師謬也小國不能有大衆虞為小國經乃曰虞師晉師何也乃謂虞無師及晉無師之說一字不可解況謂將卑師衆稱師尤謬安見其將卑乎且師衆非將卑可統也又謂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亦謬當時以戰伐為重師師未有非大夫者即不稱師師豈盡卑者乎又妄造謬例者曰有矜其盛而稱師者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夫例之云者以稱師則自為一例也今又分種種之有褒有貶則稱師非例矣是以無例為例併不解例字之義謂其人一字不識豈虛語哉

以稱人為將卑師少以稱師為衆辭　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前稱人師少也後稱師忽而師衆乎

以師為褒者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謂實予之也以師為貶者如莊八年師及曹師圍郕秋師還謂重衆也輕舉大衆非義害人至是師為重矣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將奚從

無稱師次之例

次者止頓之義古稱一宿為次凡伐凡救皆有之而救

尤必先師次何也伐伐則多直前與戰救非伐比必遲迴審處覘二國勝敗情形而後前焉經所以紀其寔也此何例之有乃謂伐而次者為善救而次者為譏夫春秋無義戰凡伐皆非善也而以為善凡救皆善也而以為譏豈非顛倒錯亂失其本心哉若夫例之中又分例其妄不待辨矣且其謂救之次為譏者以次為緩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夫伐則安用其緩茍一緩焉所以敗也既伐人又欲善名以緩而受敗何如不伐既救人又不避惡名以緩而姑止何如不救尤昧于人情事勢之妄談也

無稱國之例

國殺　稱國殺其大夫即國君也或君與臣共謀之不得其詳故稱國或謂衆謬衆則稱國人矣

國伐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稱國者未詳其為君与大夫也故從略稱國乃謂之狄晉謬若昭十五年晉荀吴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伐鮮虞何以皆不狄耶成三年鄭伐許謂之狄鄭若四年鄭伯伐許何以不狄鄭乎乃無以為説而又強為之説解經皆所以悪利口也

國敗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謂之狄秦若是年春秦人入滑何以滅人之國不狄而敗反狄乎

無大夫稱名與字之例

或稱名或稱字者本舊史也舊史本當日之赴告也聖人初無所褒貶于其間否則某當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當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名与字而後可乎其無毀譽之旨且無論矣

造謬例者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之謬　隱五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年天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

名名伯來會葬皆稱字無例也豈惟名与字無例有不稱名与字而但稱氏者尹氏武氏是也有僅以其父為言者仍叔之子武氏子是也有但稱其爵者周公名伯是也而謂稱王朝之大夫有例乎無例乎若王無天字上所列數條從舊史偶遺者耳乃適以其遺天字也遂謂于前賵仲子則名冢宰于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及謂桓無王王無天等語夫諸侯大夫孔子尚無予奪之理而況王乎是自以僇民之見目圣人為僇民也且据其說名則俱名可也何以又稱字去天則俱去天可也而何以又稱天豈以歸仲子之賵罪在宰而不在王錫桓公

之命歸成風之含賵與會葬罪在王而不在榮叔與召伯乎又豈真以天王之尊下與諸臣如是之改換筆頭以示其為貶乎是何其視聖經為游戲目聖人為兒童至于如此也可恨也

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之謬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聘與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乃不以年為名以左傳云仲年獨以語為名謂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豈凡為使臣者皆是寵愛其臣耶臣可寵愛弟反不可寵愛耶曰寵愛正是友于乃謂非友于不解友于之義列國之

大夫例稱字之謬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祭仲逐

君專政不道之臣今以其稱字于例不合或妄以為賢使合其例既不悖時其是非矣乃或又謂稱字非賢之也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夫造謬例者以稱字為賢稱名為罪也今又以稱字為罪利口反覆何所不可哉若季札春秋時所號為賢者也乃書吳札且與孔子善則稱名之非不賢又可知矣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之謬　為此說者止以隱元年邾儀父而言也不知邾非附庸也儀父非君也辨見本文且全經諸侯以及附庸之君皆稱名未有稱字者按諸侯亦多無名者如黑臀嬰兒蘧蒢惡諸名猶後人之小名則名且無況字乎此說之不通也安得強

附以為一例乎（其蕭叔朝公亦如稱穀伯綏來朝之類遠小之國不復再見故書名若蕭則并不知其名故書叔耳）

無大夫稱氏不稱氏之例

經于僖公以前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翬挾柔溺外之鄭宛紀裂繻之類皆名未以氏稱也此後則內外大夫無不書氏矣皆随時變而然也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不氏謂貶之疾始滅也四年翬帥師謂疾之也十年翬帥師不謂翬不氏先期也皆謬（詳文）卒若無駭卒挾卒則又何說乎僖公以後皆書氏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以其書氏又謂生而賜氏以寵異之亦

謬賜氏本生前安有死而賜氏者謂死而賜氏誤從左氏羽父卒請族之謬說也（辨見本文）若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稱叔肸與季友仲遂同也乃無以為無說又謂非生而賜氏非所謂恣其利口何所不可者乎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略也乃謂不書氏背其族也亦無稽之說（宋殺大夫多無名况有名無氏乎）

無稱公子不稱公子之例

稱公子與不稱公子或仍舊史或不稱者從畧也　隱四年翬帥師十年翬帥師謂不稱公子貶其與弑公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均一翬也均此與弑之人也

何為前貶而後襃乎乃無以言之謂修先君之好故稱公子尤無稽妄説不足與辨　又公子慶父弑二君何以皆稱公子不一去其公子乎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謂不稱公子絶之也若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豈稱伯反不若公子乎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謂不稱公子誅不子也若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何以稱公子乎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且稱名與楚椒秦術同三傳皆賢札者于此則無説矣乃瞽儒者以其不合于例别創一論（從常山劉氏）謂聖人貶其讓國以致亂嗚呼無論孔子因衛輒而善夷齊尊周德而賢泰

伯自必以讓爲賢即其所指乃來聘以後事豈預去其
公子而貶之乎公子翬公子慶父皆爭爲弑逆者而不去
公子札反以讓而去公子乎誣罔聖人以就己例可惡
甚矣然其心終以札爲賢不能昧于是又曰仲尼于季
子望之深責之備其利口可恨又如此

無稱公子與大夫公子之例

公子未有不爲大夫者稱大夫公子與大夫公子一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十九年鄭殺其
大夫公子嘉前以三人故不勝其稱大夫一人則易稱
耳乃謂不稱大夫削其官稱大夫不去其官並謬

無稱公子與弟之例

弟即公子也稱弟見其親也公子則但為先公之子近族矣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謂不稱公子貶也然則弟反不若公子之親且貴乎又某侯之弟出奔某國皆謂稱弟所以罪其兄然則凡非出奔而書某侯之弟者何歟乃于使其弟又謂罪其有寵愛之私然則諸侯於其弟疏之不可親之不可將何法以處之耶

無稱使不稱使之例

稱使與不稱使一也

魯不稱公使　經以魯不稱公使自宣成以後三家始

專春秋之初此風未有也隱七年翬帥師十年翬帥師皆公使之造謬例者不知此意見書法若翬之專者故于四年謂翬固請而行十年謂翬先期而往然則桓三年翬如齊逆女豈亦展之擅往耶乃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豈亦辰之擅往耶乃無以言之謂告糴為訖猶臧孫辰之私行也豈非飾説之無理者乎

來盟不稱使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齊侯使之也乃謂不稱使我無君也我無君何以彼國不稱使不可解或謂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然則聖人尊臣于君耶尤不可解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其為楚子使尤自明乃

猶謂不稱使尊屈完其為無理妄誕可勝辨哉

逆后不稱使　莊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皆不稱天王使以自見其使也乃于祭仲謂不稱使公不可逆后夫以王后之重公何不可使逆乎于劉夏謂不稱使天子之士也按劉邑名食邑者鄉也昭二十二年之劉子即其後也豈士乎

無殺大夫名不名之例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此類不名者皆史佚也或謂無命大夫並謬又造謬例者曰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非

也義皆繫于殺也史者記事之書殺大夫大事也故必記然雖義繫于殺自必詳其名氏史體然也未有止書殺其官者止因佚其名遂無從紀之耳若因此生例謂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則其書名氏者經何以但書某國殺其大夫某而未嘗立其辭以示見殺者之是非乎且謂不書名氏義繫于專殺則凡書名氏者不繫于專殺也書名氏者有有罪有無罪若無罪者義反不繫於專殺乎

無殺大夫稱國稱官之例

凡殺大夫但書某國殺其大夫某耳不問其有罪無罪

也春秋記事之書非賞罰之書也大抵列國諸侯殺大夫其無罪者居半而其專殺之非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皆不必為之深論也如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謂稱国以殺殺無罪也然則不稱國知為何國事乎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謂殺之不以其罪故不去其官然則不書官知為何官乎

無退中国進夷狄之例

杞滕薛皆侯或稱伯或稱子非有所退也楚吳先稱國再稱人再稱子非有所進也說並詳前乃謂之退中國進夷狄以此為例逆理亂常其害世尤甚賊經之奬至

此而極矣